

破壘集

黎錦明著

破壘集

鄭金明題

一九二七年九月初版

實價六角〔外埠酌加郵費〕

破壘集

有 著
作 權

黎錦明著

上海四馬路北首望平街

開明書店發行

目錄

鄒庸.....	一
丁曉霞太太.....	一九
不安定的心.....	四四
復讎.....	五七
樂天詩社.....	七三
鐵塔.....	八二
白石山人.....	一〇四
水莽草.....	一一三

鄒 蕭

一

蓮花江南北七百里的民團被逐散後，浮突國的大勢力就只有鐵鬚哈班卜和玉面薩龍兩元帥了。民團的首領唐天赤自從綠堡一戰大敗，鐵鬚的長矛隊將他所有的殘軍驅逐到漢姆沙漠地以外；在舉國同慶的凱旋歌聲中，傳說他逃竄到落繁山一處，將裏自殺了。

鐵鬚班軍回經薩龍所管轄的九星城時，薩龍親自領了五千黃盔白甲的衛士從京畿裏歡迎了出來。兩個元勳在九星城十里外的彩臺上相見了；舉國的貴族，富人，軍民都齊聚了開一個大會慶祝。

會場周圍十五里，一律用鮮紅的綢緞作帳幕，幕上飾以金銀各色的花彩。場中的天王旗和赤龍旗迎風招展，表示兩個英雄從此歡會以後，國家使太平了。在萬衆歡祝聲中，鐵鬚和薩龍以親額爲禮，把滿貯芳醇的玉杯碰了一碰，一飲乾了。

「黃澄澄的天王旗呀，薩龍和了軍民萬衆祝福你萬壽無疆！」玉面英雄高聲指著天王旗說。

「登雲拿空的赤龍呀，我鐵鬚舉國是你相親相愛久同日月的朋友們！」哈班卜努目厲聲說。說畢，兩人便縱聲大笑起來。

祝賀的筵席擺滿了場的四圍，薩龍招了從京城到九星六百里遠近的美婦人來侑酒，他的愛妃裘嬌嬌來主席。她們的上體輕裹着一層蟬翼似的薄紗，曳着閃銀光的長裙，滿場都是髮影衣香，春風似的嬌笑，鶯鶯似的言語。席上陳滿了珍貴的食品：蛙羹，熊掌，鵝蹠，駱唇，魚翅，猴腦……。酗酒正烈時，彩臺後的軍樂和亭樓上的蠻歌齊聲合奏起來。

哈班卜的黑臉染上了一層豬肝色，兩眼吐着愉悅的凶光，嘴在鐵鬚叢中只是顫着，表示出來那鷹桀的微笑。他命令著他的武士，在臺前繞成一個大圈，將槍鋒排成一圈，復命牢卒將俘虜們解了縛放在圈裏。

俘虜們戟指怒目毒罵着哈班卜，在嚴冷的空氣裏，兵士們將十餘輛虎押搥進圈來了。柙門突啓了；武士們都剛毅的挺著矛鋒，逢迎着突圍的虎。觀衆齊聲喝起來；虎觸在矛鋒上，在周圍只是急竄，狂吼，發獠似的將俘虜們撲倒，裂成片片的肉屑，直將碧豔的草茵上染成了紫青色。

哈班卜猶目大笑着。觀衆大聲的喝采，祝福。

薩龍只是沉默的注視着；裘嬌嬌伏在他的膝上，微微的戰慄……。

二

藍天赤的女兒鄒蕭從大火的蓬雲裏飛騰逃了出來，後面緊緊的追隨着伊的寵僕

不凡和詩人愛沙留士；和伊同騎的唐國母在半途被一個獨眼騎士誤擄了去時，這慈愛的母親還死死的揪住伊的領襟，領襟碎裂了，將伊的上體都裸了出來。

三騎落荒奔走，在一處森林裏突有無數騎士竄出來；鐵鬚的先鋒班回高叫着：「美麗的鄒蕭呀！跑進班回的懷裏來罷。」當伊擡頭時，班回一勒馬，輕輕的將伊捉過去了。

「美麗的女神！不凡來了。」

「我的女神呀，愛沙留士把熱血來換你的……」

兩騎同時趕了上來，碰着了，不凡和愛沙留士拔劍決鬥了。班回抱着鄒蕭大笑着，吻了吻伊的額。

「勇敢的騎士，你把我抱到林中的深處，再和我親吻罷。」伊發出顫聲附在班回的耳說。

班回大惑起來，叱散了兩旁的騎從，拍馬朝林裏顛倒的進去了。當不凡被愛沙

流士削去了兩指時，鄒蕭騎着班回的白馬突林而出，手執一個鮮血淋漓的人頭，向空大笑兩聲，催騎朝西北走了。愛沙流士和丕凡怒目視了會，一齊追踪了去。

鄒蕭亂走一陣，四圍天色漸漸沉鬱了，山樹上的烏鴉喚出那令人煩厭的聲音，停住了伊的馬，使伊由惘然漸漸悲慟起來。伊的哭聲的淒慘，使烏鴉們沉默了，雲雀們驚走了，野兔從草際裏探出睜視的頭，山鵲一步一哀愁的在古墓邊竄走……，雄駿的馬似乎能洞悉美人的心情，徐步到一處草巖旁邊，使伊安穩的臥倒在草茵上。

伊哭的愈悲慘了，大氣裏呈出一種可怕的沉默。現在，伊的祖國亡了，擁護伊讚譽伊的民衆被屠戮瓦解了，英邁的老父慈祥的母親都死別了。淒涼的情況使敵人的馬也長嘶起來，似乎懺悔着從前不該服從那暴戾的騎主。

愛沙留士聞聲起來，下了馬，徐徐步近伊的身旁跪着吻伊的襟角。

「你是誰？」伊止了哭聲問道。

「至敬愛美人的愛沙留士呀！」

「你爲什麼要愛我？」

「美人呀，你是月裏的仙人，人間的女神！你的烏油的細髮，象牙的肌體，水晶的雙眸，瑪瑙的香唇，玫瑰初開似的心靈，春風秋水似的微笑，菊醇密汁似的言語，鶯歌燕語似的歌聲，——這些世上的珍寶啊，愛沙留士把他埋在靈魂的深處，赤心的當中。」

鄒蕭聽了扒起身，將腕上的鑽鐲扭脫了出來擲在詩人的膝前，高舉兩臂仰天呼了一聲，伏着又哭了。

詩人呆了許久，跪在伊的腰旁只是慰藉着，哀求着。

「你是瘋癲的狗！伏槽受戮的家！你污損了我的靈魂，辱沒了我的偉大的民族！……愛沙留士呀，你如果再近攏一點，我便要抓出你的心臟了。」鄒蕭厲聲說。

「……毒心的女人呀，你從前不是熱烈的愛我麼？」詩人站起來忿怒的握住兩手。

「尊嚴的鄒蕭命令你，以後永永莫和我見面！不然，我就立刻取了不凡的劍來了……。」

愛沙留士跳了起來，嘆了一聲，攀上馬徐徐的朝山裏走去，沒在幽深的樹色裏了。

三

歌頌太平的時候，鄒蕭已隱居在一處村舍裏。這時赤龍和天王兩部落已成了友邦，而且哈班卜的女兒和薩龍聯姻了，正當唐天赤死的第二年。

現在的鄒蕭，儼然成了一個凡俗的農婦了。伊把伊身邊的珍寶通通埋在牀下，把伊的嬌言媚態去接迎庸愚的主婦，把伊的玉屑花貌去頑抗驕陽的侵蝕。

伊常時唱歌；歌聲一起，四圍的一切都沉默起來。村裏的人們都把伊的舉止言笑作話柄；少年們費盡心血求伊的一笑視；少女們在日暮時圍滿伊的門扉，將所有珍惜的藏物贈給伊以表示鍾愛。然而沒有一個人知道伊的故事，伊的來歷，伊的心情。

唐天赤的誕日那一天：伊惘然如失的拒絕了工作倒在草舖上發呆。丕凡坐在伊的脚下削竹。

「丕凡啊，你不愛我了麼？」伊嘆口氣說。

「你的忠僕的愛和日月一樣久遠，和江河一樣的繼續。」

「不凡呀，你又忘記了。」

「尊嚴的女神啊！丕凡在半年間盡了所有的力量喚起了唐氏的遺民，約會了多少景慕先君的武人俠士；再過一些時間，大軍雲集在我女神的門前了。」

「真的嗎？」

「假使不真，丕凡誓死要割了哈班的頭來放在女神的腳下。」

「忠勇的丕凡啊！吻你的愛人罷。」

丕凡輕輕去了伊的衣裏，從伊的趾尖吻到髮頂，再由髮頂吻到趾尖。

「可愛的丕凡啊，你的女神現在美麗嗎？」

「正是美麗的女神呀！臉和日月一樣的燦爛，眼和江湖一樣的皎潔，精神和宇宙一樣的偉大，力量和海洋一樣的廣博！」

「是嗎？可愛的丕凡，拿出你替我買的大鏡來啊！」伊愉悅的說。

丕凡從牀底拿出一個木匣來立在伊的面前，開了匣蓋露出一面鏡來；伊取出兩包用重價從九星城購來的衣飾，珠圈，鑽環，裸出全身對鏡裝飾。

「什麼時候你的女神可以受大眾的歡呼圍繞呢，可愛的忠僕？」

「百萬大軍齊集的時候啊！」丕凡頓聲說。

「現在他們在那裏呢？」

「已在牧畜之南，九星之北了。」

「他們的首領就是薩龍嗎？」伊跳起來說。

「鷹桀無人性的薩龍，他已經是哈班卜的女婿了。他是無能的懦夫，屈伏在哈班卜腳前的小犬啊，我的女神。」不凡大聲說。

「然則是誰呢？」

「就是女神至愛神的不凡！」不凡站起來壯聲應着。

「是嗎？」伊凝視着不凡那美麗多狡黠的臉一會，大笑了起來，一脚將鏡匣踢倒了。

不凡跪在伊的前，吻着伊的趾求罪。

四

九星城北的大草場裏集滿了軍民人士，典禮慶祝薩龍三十歲生日。哈班卜差了

他的太子羊當帶了五千羽林軍來參賀，作兩國第二次的聯歡會。

薩龍戴着金盔，全身穿着銀白的甲，披着翡翠的絨袍，騎着赤龍馬在大隊前微笑着受賀。舍利山佛廟的僧侶六百八分列成兩行，由廟門直到會場前面；道上盡鋪着雲氈，迎候薩龍入廟禮佛。

夕陽照遍了萬衆森嚴的行列，將四圍的山樹染成一片黃金色。蠻歌和軍樂從會場裏蜿蜒着出來，薩龍在會畢時入廟受佛法的洗禮了。在樂聲醇化的靜默裏，薩龍在馬上合掌虔頌，彷彿覺得一種神祕在面前幌動着。方丈摩蘭服了半面袈裟在騎左隨行，揚聲讚頌佛法。

「好光華燦爛的西方呀！薩龍願意從國庫裏傾出五萬金來替釋迦牟尼建一座全身立在舍利山的頂上。」薩龍突然高聲叫着。

摩蘭嘆口氣說：「東方的勇士，佛國的英雄！佛王法照你佔盡河山，承冕登極。摩蘭天生愚稚，願意領了這五萬金替英雄薩龍造一座不朽的全身佛像。」

「八萬金罷！」

摩蘭又呻吟說：「豪邁的英雄呀，多了兩萬金好替薩龍的金身蓋一座寶塔。」

「十萬十萬！」薩龍大聲說：「貪婪的僧人，你再開口時，薩龍叫武士剝了你的袈裟去典當了。」

摩蘭仰腹諂媚的大笑起來。

廟堂的左方是哈班卜朝佛時建造的一座望西亭。亭的四周植滿了從西方移來的奇花異卉，花卉叢中站着許多迦藍羅漢，將亭繞成一個半圓形。幽祕的亭裏不知爲何在這時呈出一種異象，彷彿有許多慕空而來的安琪兒們在那裏集會，雅靜的仙樂由風一陣陣的送過來。

大衆在訝異中注視着，嘈雜的議論着，彷彿覺着這世界已佛化了。

「佛王顯身了呀！」摩蘭舉起手呼嚷起來，接着便朝亭前面跪下；千百的僧侶們都跪下了，只一片頌禱聲漫揚在沉默裏。

薩龍放開他的英銳的視線凝注了許久，把轡一兜，馬矗立起來，朝亭那面駛了過去。馬愈逼近，亭裏的異象在薩龍的眼裏愈明顯了；反映着斜陽的佛龕前一個現實的女神端坐着，那美麗的黑髮，薔薇的臉，象牙的肌體在薄紗中微微的露出。環侍的女郎們見着人來，將主人的面幕落下；不知從那裏來的樂聲也斗然止息了，只那隱在樹叢裏的唱和的歸鳥猶在啁啾着。最後的陽光，變幻的霞彩，沉鬱的風聲，晚花的香氣，閃爍的樹色……一切都顯出靜的神祕，自然的和諧，偉大。

陶醉在現實的美夢裏的英雄，不期然躍下馬，直趨亭前鞠躬着，朗聲說：「西方的女神呀，薩龍在這裏見禮了。」

亭中依然靜默着；女神揭開面幕，凝睇了正在注視的薩龍一忽，嫵媚的微笑斗然露出兩頰來。

薩龍伏在伊的脚前，迷醉的吻着伊的裙角。

「庸懦的薩龍啊，離開這裏罷；哈班卜的左手便可以將你的柔嫩的兩臂捉住